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至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四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

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  
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  
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

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

于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  
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  
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勅彼共  
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秦通寺資  
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于海  
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二空瀉上流  
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  
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  
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  
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  
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  
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  
于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

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  
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  
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  
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  
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  
東曹南鄆北出沮如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凡  
堰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  
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

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益三年而

告成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  
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  
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觔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  
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  
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中使問之有貞示  
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二壺五竅先涸  
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為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  
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

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

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陽儀封  
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  
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  
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  
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  
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  
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  
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

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益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

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

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  
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  
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  
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  
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  
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  
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  
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



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  
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  
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  
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  
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厯聖衷特命都御  
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  
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  
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

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

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

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

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

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宮

閘為四彛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

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

陳子也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

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

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又于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抵虞城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于徐有負云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口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

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  
入淮 九月加山東叅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  
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  
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  
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  
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  
阻至今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

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堦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

世寧上言運河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  
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  
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  
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  
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  
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  
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于淮而今且湮塞  
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

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飛雲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隄至于沛縣之北廟道



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

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  
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  
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  
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闡面豐沛  
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  
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衛置敖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  
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

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隙  
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蓋  
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  
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  
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  
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蒙城臨淮  
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魯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湖陂

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堙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于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賁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碣山郭賁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陸下

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  
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  
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  
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  
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  
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  
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  
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

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上從之乃築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于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郟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

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碭河以殺  
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今秋水  
洊至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  
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厓  
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  
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閘家張擺渡  
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

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  
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間  
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  
膠河加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于是即家起都御史潘  
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  
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  
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  
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

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  
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  
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  
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  
堦趙家園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  
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  
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  
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

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既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閒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淮

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泐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維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履視則泐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清河盡塞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隄蓋防黃河之入則正

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于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舖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為能

神宗萬曆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

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  
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  
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  
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為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  
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韋居敬相度黃河議修  
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  
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



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于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興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鱉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

寧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碍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韋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訾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 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強汶泗清而弱交處

則茶城也每至秋黃水發入淮沙停而淤勢也黃水減  
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  
者立石洪內華二閘遇水發即閉之以過其橫黃水落  
則啓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貢使之馳行勢要  
之開放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啓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于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  
高口遙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  
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于城溺人無筭  
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  
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  
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  
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  
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  
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  
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隄之外復為遙隄故水益淺

遠不至旁決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科給事中張企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次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決為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堦戎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濬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徂

于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東之障全淮以  
角黃舉七十二溪之水滙于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之  
十一渚之十九河身日高安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  
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  
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  
自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  
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偪永濟河  
引水自窰灣閘出口直達涇河自射陽湖入海則淮之

下流有歸此急救祖陵之議也 九月總督漕運褚鐵  
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  
元議合行之又為祖陵計黃垆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  
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  
導淮自黃江嘴導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  
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于高堰旁  
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預浚入江入  
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堦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三月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嚙歸仁為二陵患獨總督尚書楊一魁謂黃堦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涸而河又決義



安東壩一魁議浚黃堦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  
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為患近自  
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又自黃堦一決  
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  
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  
合于決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虞  
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  
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

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  
久假不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沙  
日澱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壅  
清淮則退而內瀦盱泗為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  
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  
他徒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  
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  
水亭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究之水建

開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為之滙有小河白羊固朱等河溝以為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嶂諒無可慮即歸仁一隄見為險要亦非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為下邑生民之害碣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涸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

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  
幾為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為  
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  
亦不能為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  
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  
州縣碁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  
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

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碣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  
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  
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  
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  
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  
在滕嶧沂沭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  
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堍口請終其工報

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益商城虞城以下至于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堍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

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于沙上 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于濟寧東星浚趙渠開加河工未竟而卒 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間山東副使王憲議開膠萊河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滄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兩口皆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

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國初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  
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  
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循其議上格于守成  
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績言開王家口為蒙  
牆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 夏四  
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  
領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



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日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

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

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于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之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故為今計惟守行隄開泃河為便上從之 秋八月河決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尤甚 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三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澀給事中宋一韓論前  
總督李化龍泐河之誤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袤  
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閱月  
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  
光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泐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徐州開河注之既鑿黃水朝暮遷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泲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枵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

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于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濁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東于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于潁亳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激于

曹濮單鄆而患兼在堤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潁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弘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瀰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

雞岡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  
崔鎮二十五年河決黃堙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  
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  
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蓋合大河以歸一  
淮物不能兩大沉水又沉淖多滓驅二瀆之水行  
闕過之地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海  
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  
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

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充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充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寧下臨清出直沽漕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為尾閭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



塞塞在上流堙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效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

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州  
入淮後築長堤起豫達徐衝決遂止他如潘季馴  
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次疏  
具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囂耿屢遷武帝刑牲  
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沮運者  
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  
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于茲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四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南宮復辟

易儲附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迤北入居南宮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

安門亦不許荆王瞻垧表請朝上皇有詔止之

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大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者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玠欲謀奪

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  
瑯家支解瑯父子納甕中瘞後圃瑯僕福童潛走憲司  
訖瑛父子殺瑯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于朝瑛懼  
乃謀爲逃死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  
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瑛罪  
予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  
相顧貽愕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  
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

署議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  
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琬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  
金扣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秋七月殺太  
監阮浪王堯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者往  
監盧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  
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袋非常製命  
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遺刀  
求外應上怒殺浪堯猶欲窮治不已忠屏人詣卜者全

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克兆死不足贖忠懼乃  
佯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盧忠狂言不可  
信壞大體傷至性所關不小事得寢後英宗復辟忠果  
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性聰敏學京房易占斷多竒  
中四方爭傳之正統中客遊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  
諭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  
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  
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

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王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廷率以爲詐寅力言于石亨亨與于謙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



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韙之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綸上修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

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膚御史鍾同先有言故併逮之以進士楊集為六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

士選知州始此 謫給事中徐正成鐵嶺衛正密請召  
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  
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  
非常上怒謫成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  
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憇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  
辟後正平皆伏誅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  
親之誼時朝見上皇于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

亦宜令親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羗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

宗也中外藉藉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  
迎取襄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禎同百官問安  
于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  
爲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禎集御史議曰今日興安  
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衆還道  
作封事草會稿于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  
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蕭鎡鎡曰既退  
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

在誰維楨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爲早擇  
笑曰吾帶亦欲更也疏進有候十七日御朝之旨時武  
清侯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  
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  
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初名程以已  
已倡南遷議朝廷薄之後更名有貞亨軌從其言遂往  
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

會有貞宅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國  
家耳况天下無離心今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何爲  
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達之  
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軌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  
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  
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是時會有邊  
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誰  
不可者亨軌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

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  
與亨軌往會吉祥及王驥揚善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  
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既入  
有貞仍鎖門取鑰投水竇中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亨  
軌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  
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  
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  
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



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  
亨軌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  
舉舉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掖上皇登輦  
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  
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  
也門者不敢禦衆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  
叱之乃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衆推之使中遂升座鳴鐘  
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

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于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

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

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

明日上皇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

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

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

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尋晉兵部

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禮部侍郎

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喜嘆良久遂有是擢 丁亥

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于市先是己巳城下之役石亨  
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  
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  
假手于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  
亨益啣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辟左右  
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  
謙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

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救見在禁中有貞  
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  
二字成獄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辯生耶無  
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曰于謙  
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  
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  
戍邊徼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  
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

此矣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曰去病豎子尚知此意  
臣獨何人而敢饗此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  
弓劍冠帶之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謙以國家  
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陵  
之故小人無不憾謙者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  
書籍耳而正室鎖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霾  
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指揮朶耳者以觴酌地而慟  
吉祥恚扑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天下無不寃之都督范

廣勇而知義爲謙所任亨惡之併斬廣 論迎復功封

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軌爲太平侯張輓爲文

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

總兵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

襄伯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召廖莊于定羌驛賜還官贈

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謚恭愍廕其子入太學 二

月乙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廢

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

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邨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  
諡曰戾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以殉葬命汪妃出居舊  
王府先是景帝即位立妃為皇后后無子有二女次妃  
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為不可景帝竟立  
見濟而以杭氏為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  
邨王薨欲令妃殉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為后即  
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  
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少不宜存內

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恭遂得出舊府大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中如故由是母子得全 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之歲支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錦衣指揮使



賜貂蟬冠玉帶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軫埒

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襄王瞻塏來朝先

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

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郟王

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

之感嘆手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

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

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六月逮

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爲險  
語觸上上殊不爲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  
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叅政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  
復多侵亨吉祥于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  
達窮鍛鍊無所得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爲所自草大  
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黜首謫戍雲  
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日益專橫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震

驚百官發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郈王膺  
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新君有  
捉髮之迎故王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且喜且悲  
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值異國班荆矧在  
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爲作也弟又北面稽  
首恭上璽紱兄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廟以臣  
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  
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又何傷焉至于菟裘營

室吾將老焉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  
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  
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  
不幾貪天之位應憎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  
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傅札之言貽德昭憂死之漸  
君子謂邴王末路自同盜國奪門之釁身實台焉  
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  
春秋貶之降爲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器輕信宵

小被繫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閩  
外之吏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  
尚當引繩批根况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即至  
景帝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予慚  
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玄宗出奔靈武即位道君  
北狩康構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憾者  
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踐位逼景帝于彌留假閤  
弁于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帝不得正

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升遐日月史無明文  
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草除帝號加戮于謙夫  
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  
產祿舞陽之徒乎觀其軫念筑嫠撫恩弱息豈其  
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  
貽誤人國刻薄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  
回于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于東宮易位之  
辰處人骨肉自古其難漢留唐鄴所由擅美千

載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四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曹石之變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爲征蠻將軍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璉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樂州人出王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內臣總兵之

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叅將守萬全亨  
渭南人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騎射  
有膽略方面豐軀美髯及膝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  
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  
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  
爲都督僉事彪亦爲指揮使從亨叅謀

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寧陽侯陳懋軍進討

鄧茂七餘黨悉平之

事見平浙闖寇

七月上北狩八月太后命

邲王權總國事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叅將石亨繫

錦衣獄九月邲王即皇帝位出楊洪石亨于獄命亨

總京營兵十月七先犯京師于謙石亨分營城北也

先縱騎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盧溝橋

散劫下邑謙督軍出德勝門背城而戰時孫鏜范廣皆

小捷而亨功爲第一也先宵遁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

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

假將軍名耳敵以爲然皆反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皆慟哭盡棄其羊馬輜重自紫荆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幕北矣既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

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也先仇殺石亨請率兵出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名命于榻前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軹張輓謀謂帝疾必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爲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城迎上皇復辟乃譖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第一進封忠國

公名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

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姪

欽封昭武伯鐸鉉鑄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

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爲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

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爲

奸亨冒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

之夏四月石亨張輓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

務等官從之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

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 削都御史王竑籍安置江夏石亨忌竑嗾言官論其犯闕也 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徐有貞李賢言于上命別遣兵戍之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曹吉祥在旁慚懼已盛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兵歸

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意賢有貞主使乃激吉祥曰今  
在內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初吉祥  
見亨冒濫恩賞頗不平恒訐其短至是聞亨言勢復合  
六月彗孛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石亨諸不法事

疏未上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與曹吉祥馳訴上  
謂鵬乃已僂亮暨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爲永報仇上震  
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  
言亨事且有驗上曰事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



獄問訊瀕死 逮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都御史耿

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得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  
亨左李賢入閣力助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  
史張鵬等既詔獄給事中王鉉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  
言九疇阿附有貞賢嗾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頓  
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上皇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  
不起上從之乃逮有貞等置于理會京城大風電拔木  
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

深數尺餘翼日乃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未減戍邊衛既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貞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名還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正以吏

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求得一人問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上曰官卑奈何亨軏因奏曰陛下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秋七

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吉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言于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購之理時吉祥在傍請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亨等譖徐有貞怨望謫戍金齒 謫內閣贊善岳正爲廣東欽州同知初正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頷之正退語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

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

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  
臣共難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  
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遂指爲謗訕營  
內批有是謫兵部尚書陳汝言者故恨正復中以私事  
戍肅州衛 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征雲貴兩廣降  
下 九月敕左順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得輒  
入先是石亨張軫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

敬入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工部侍郎孫弘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請以爲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再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不可者乃再遷耶其驕恣如此上亦頗知亨然念其功間屏人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寧當奪耶當時亦

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寢疎之十月孛來近邊求食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取寶璽以李賢言止不行十一月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賊私籍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于大內廡

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暮得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寬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也皇太后不及知後爲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上疑之每詰亨軌吉祥等皆對曰臣亦不知徐有貞向臣言耳由是上深惡之軌尋死

二年春正月三大營將石亨曹欽言太僕亟徵諸衛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執奏言太僕職專馬政高

廟有旨馬數不令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肘腋變生馬不備給孰任其咎兵部愆亦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官初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武臣不得逞請罷之邊徼騷然軍無紀律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時奉迎之人皆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

三年春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彪之出鎮大同也禦寇



磨兒山斬犯禿王奪其衣甲旗幟大敗之三山墩以功  
封定遠伯召還其明年寇屯賀蘭山又使彪往彪與寇  
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楚馬澗半坡墩轉戰六  
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又召還進侯彪至京  
會北使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其威望如此然  
性陰狡克暴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  
威寧海子遂爲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  
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斌等五十人詣闕乞留爲

鎮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日暈錦衣指揮達杲上言石亨怨望與其從孫石俊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衣獄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

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  
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  
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  
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  
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  
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及孛來寇延綏  
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  
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

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于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先是上使工部爲亨營宅至三百餘間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宅顧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孰敢上顧太監裴富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

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

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侯  
吳瑾都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  
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亨之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  
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  
因日犒諸降丁金帛倚爲腹心諸降丁亦念已由吉祥  
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爲死黨吉祥之客有  
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

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陰畜異志未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常之外貿易欽慮其洩遣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錦衣指揮遂杲奏捕之欽又遣家人亮追獲福來箠楚瀕死廷臣疏劾欽上是之出彈文示欽曰速改過不悛罪無赦而下諭廷臣守法無有專縱似欽者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羣臣欽以故大懼又遂杲伺欽甚急會是月孛來寇甘涼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之兵部

尚書馬昂監其軍擇庫子昧爽出師于是欽與諸昆季  
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  
爲石彪續矣遂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  
爽朝門開則擁殺鐘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  
且可爲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厚贈之酒半夜  
可二鼓鎧與恭順侯瑾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揮  
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鐘相  
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罅聞上上止開門縫入吉祥

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鑄鐸率番將伯顏也先至東  
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即召死士馳至遠杲門杲方出  
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爲上伺欽欽  
大恨都御史寇深亦善欽既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  
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斫深肩破其身爲兩時長  
安街中甲卒馳驟入朝者以爲征西軍也及訊知各悻  
散去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戶外之聲  
洶洶賢驚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斫賢肩傷耳刃跗



擊賢背少選欽持遠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今日直  
爲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爲我草疏進上亡何又執尚書  
王翺賢乃就翺所索紙爲草疏同翺投入長安左門隙  
門堅不啓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岍磚以壘門欽往  
來嘯呼擬賢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  
爽矣懷寧伯鏜謂其子軌若弘曰若號于道有獄賊反  
獲者得厚賞征西軍可集也已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  
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

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鏜接戰鏜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鏜欽中流矢創巨振策馳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現賊猝與遇力戰死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鏜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自潰鏜執斬潰者以徇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鏜鏜子軌遇欽于道奮斫中其膊軌亦死欽愬率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

盡閉大雨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  
孫繼宗兵又集鏜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鐸見  
殺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死捷聞上以是夕御午  
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且追磔欽鐸鏗鉉伯  
顏也先馮益湯序伏誅餘並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  
父也見欽勢盛絕不與通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  
欽敗姻黨株連三老獲免 八月進伯孫鏜爲懷寧侯  
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爲都督將士

陞賞有差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以擒賊詔示天下布寬卹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爲之今宜列之于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卧虎北陞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

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朔騎憑陵目無中  
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  
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慟哭出  
關既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  
既而龍歸興慶幕徙南庭亨彪窺伺君側逆知不  
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人  
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  
奪筭上天垂象益可見矣即在景帝憑宸羣臣憂

愬或心歸沂邨或意屬襄藩然而襄王自外入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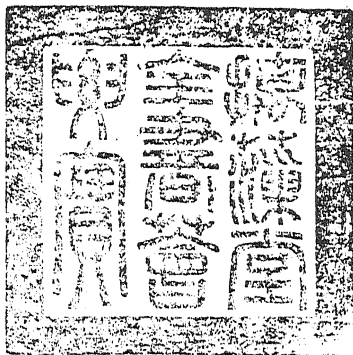
憲宗以子先父則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旦挾萬乘之尊行僥倖之事乘晦勒兵登垣掖駕萬一謀臣不謹邨邨預知曹石之肉其足食乎邀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狐趙之勛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當其請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竇都鄉之沁園曹石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于時彪鎮大同亨

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召還  
帝既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使石  
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  
功名終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  
勞欽鐸鑿鉉蟬貂簪玉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闕  
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  
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  
幾論誅吉祥之功懷寧又進列侯高帝白馬之盟

唐叔桐圭之賜稍稍凌遲衰微矣英宗間闕險阻  
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  
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爲不勝其悔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張桴

謄錄監生臣姜也魯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七至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四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汪直用事

憲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訶刺外

事汪直者大藤峽獍獠也獍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  
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譎上寵之先是妖  
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夤緣入

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  
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  
餘人則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永樂中盡僇建文諸  
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  
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  
語悉採以聞 二月籍沒福建都指揮楊曄家曄少師  
榮曾孫也居鄉逃罪入京師錦衣百戶韋瑛故無賴冒  
內官韋姓者從征延綏陞百戶至是詣汪直報之謂曄

家貲巨萬常殺人將招納亡命下海直喜發卒捕之詞  
連兵部主事楊仕偉中書舍人董璵俱下獄瀕死晬竟  
斃復遣瑛籍其家 三月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  
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爲  
贗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無  
敢言者故賓奏之 夏四月汪直令韋瑛執左通政方  
賢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  
廷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

使劉福起復至京汪直並令韋瑛執繫之御史黃本雲  
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  
衣衛問爲民 五月罷西廠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  
大獄臣民悚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  
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  
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無  
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違杲有以激之一旦  
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

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輒收捕諸近侍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齧指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名懷恩數直罪責之謫韋瑛戍宣府 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爲民初汪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

越因西征識韋瑛遂深相結日往伺直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既見直相率諸卿貳叩頭出直大悅一日項忠途遇直既過覺之追及下輿謝忠不爲禮尋辱忠於朝復遣校卒直上堂辭色甚厲忠亦不爲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毀短之直以是啣忠日掇拾其事危甚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旻署名旻曰本項公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長也旻怒曰今日亦知六卿長乎即遣人報韋瑛直



愈怒思有以中忠會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忠逐綬從直營求書記頗工文詞直喜得授錦衣副千戶及西廠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事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乃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指揮黃賓事誣搆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馮權附直交論忠違法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獄成竟坐削籍璧亦降調璧故尚書夔子也 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

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  
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  
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  
不遷以覲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  
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  
法且可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 大學士商輅尚書  
薛遠董芳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權排諸大

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 十一月以御史馮璿  
爲大理寺丞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史王  
億爲湖廣按察副使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  
例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遼尋還京先是海  
西兀者都指揮散出哈上書言開原驗放管指揮索其  
珍珠豹皮命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會散出哈姪  
產察入貢指揮賄之察乃言其誣散出哈聞之怒謀聚

衆入犯邊守臣乃譯番書招散出哈來廣寧而質之散出哈遂率所部欲由撫順闕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恐啓他日之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阻之散出哈已入闕聞之大怒折矢誓恨去而遼左諸衛故有執殺董山之怨既藉海西之勢遂留散出哈相煽結合兵入邊勢漸熾汪直惑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遣之懷恩以直年少喜功同單昌至南閣集

尚書余子俊侍郎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以消弭或言酬以大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既傳旨命馬文升詹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為恨文升疾馳至撫順縱貢使重陽歸諭其衆使知朝廷德意尋召其部長聽宣璽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既受撫何又入寇

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諸部開直聲勢久無一人出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升所招兀者野人堵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叅將周俊恐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邀文升文升馳至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屬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聽文升言犒之遂與文升俱歸遼陽會聞于上 秋七月江西人楊福僞稱汪直伏罪福嘗為崇府內使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

所識者謂其貌酷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即偽  
為校尉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四明有司  
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威福大張既至福州為鎮守太  
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

十五年夏六月命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事  
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初陳鉞巡撫  
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  
鉞戎服伏道左除道飾厨供帳鮮麗文升獨與直抗禮

願指左右左右多譽鉞毀文升鉞又乘間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擅禁農器仍遣直同聰往訊直繆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然文升所禁鐵器非農器也 秋

七月命汪直行邊 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



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  
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  
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爲辭深入雲陽清河  
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狗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  
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彞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彞  
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  
十六年春正月給事中孫博上言東西廠緝事旗校多  
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廁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

傷國體非治世事疏入切責 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

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寧破之越封威

寧伯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劾太監汪直

總兵侯謙巡撫陳鉞前失機隱匿罪於是都給事中吳

原御史許進等亦以鉞爲言比之黃潛善賈似道詔罰

鉞俸鉞因怨王越掌院事縱珍而汪直適巡邊還京鉞

郊迎五十里訴珍承越意旨見劾直怒越亦來迓不見

越巡撫遼東王宗彛遂阿直意誣珍妄奏械珍至京下

錦衣衛獄戍遼東 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累

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  
策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  
失叛逆之形未著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  
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  
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寧伯王越佩征  
西前將軍印鎮守太監汪直監其軍 冬十月巡撫宣

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釋之紘既抵  
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紘獨與  
抗直亦不爲較紘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問各撫臣賢  
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稱紘賢  
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  
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  
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潛以直構

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  
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踈之於是科道交章奏西廠  
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可上竟罷西廠中  
外欣然珝有慚色 秋八月調威寧伯王越守延綏都  
督許寧代時萬安恐汪直爲越所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寧不  
協巡撫郭鐘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  
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率皆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

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司皆避之直  
困頓仰卧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者向供具甚肅  
且備適迎謁上官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  
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矣泰拱手而立

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與王越  
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  
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  
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爲寒心乞

陛下明正典刑以爲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  
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爲  
民起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爲左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  
有中官阿丑善誣諧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  
日丑作醉者酤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酤罵如故又  
曰駕至酤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

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得貲數萬韋瑛謫萬全衛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興十餘人不軌會鞠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蒙業太阿



潛移刑人執柄中宮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直設  
西廠喟然廢書嘆曰嗟乎法之涼也國制亂矣夫  
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之璧必有微瑕故蕪繡  
塞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污國君含垢媿張武之金  
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鼓策羣力也國  
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文苛細繩下識者  
陋其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訶人牀第方言巷語競  
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箒鉤鉅賢吏

薄之謂其行衰俗惡况以萬乘之尊行政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將閤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薑桂皆鋤脂韋成習呈身宮掖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奸甫節御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挈利器

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焚其  
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闔  
委命奄嬖也西廠繼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魏傾  
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羅捕無遺商鞅  
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  
痛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徭賊幼  
畜禁中不思日磔寶瑟之忠妄有祿山赤心之詐  
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獄幾激降人而垂羽

北陞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寂寥久矣馮文升  
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  
如是也阿丑詖諧悟主談笑除奸覃懷乃心王室  
倚毗正人夫亦寺人女子之流淳于偃孟之智也  
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五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盜劉千斤反荆襄之上游  
為鄖陽鄖古麋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  
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  
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

間又多曠土山谷院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  
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  
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  
即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  
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謫數人戍餘陽聽撫而大  
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  
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䟽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  
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

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厰立黃旗聚衆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衆至數萬劫襄鄧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

命賊狃為故常不肯散怨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

好亂者非兵不威 五月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

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

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擣其巢

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荆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劉千斤

之亂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

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

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



火礮賊以為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 三月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 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留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

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喜信  
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  
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  
龍走大市欲出安遠即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  
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鴈坪擊賊敗之追及  
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  
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  
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賊憑險為拒時諸路兵會已

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其營火遂驚走蹂躪死者無筭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六月石和尚集衆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冬十月提督湖

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  
巫山圭遣叅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隨賊向往勦之  
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  
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  
近營既而并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  
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  
張英功譖於朱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  
十一月磔石和尚劉長子於市叙平荆襄功進撫寧

伯朱永為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  
荆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荆襄賊李鬍子聚眾反先是賊平諸郡邑  
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  
鬍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  
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間復倡  
流民為亂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

捕不獲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  
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鬍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  
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  
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  
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携老弱來歸王彪引  
數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  
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救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

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鬚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十一月荆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敕留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

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

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

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百屯於

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

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

未嘗為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

者又多道死棄屍江許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既樹

平荆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忠云 十二月都御史



項忠獻荆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荆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及蕩平即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陽功次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

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溫旨答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蓮蔽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

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為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

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逐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

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上大是之命  
都御史原傑採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  
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山勢  
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災流民  
載道盜入霍丘劫帑蔽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  
防今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  
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  
陽軍民雜處奸盜尤衆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

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

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行之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

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徧

置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

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廣

河南陝西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

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

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為永業以  
供賦役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  
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  
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  
而以商縣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即鄖縣  
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  
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  
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

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  
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遂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璽書賜傑召還  
以為南京兵部尚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  
襄之民間之無不流泣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  
道宏為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著為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信  
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巨屬下抵鳳



陽廬霍地徧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複嶺萬里  
康羅之故國鬻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  
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洛漢  
不復豐惡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鄖處萬山林篁  
叢密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莫隸版圖家  
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  
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佗  
坐大之形劉通以脅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

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  
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  
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  
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筭兵威懲創於斯烈矣  
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  
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  
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  
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鬚子又以餘黨構亂荆襄

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  
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薶良民枕藉山谷戍多道死  
尸棄江干項羽盡屠外黃晉尸遂築京觀不是過  
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  
更張洪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  
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  
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  
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並輸賦役割地三省設置

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溉萬頃受  
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蔽利器誨盜非惟棄險  
實啓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耨鉏之民  
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  
虔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  
卒萊公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為已功者  
吾又以傑為百世如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